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三目錄

劉怦

與朱滔書

楊於陵

賀冊皇太后表

爲崔冀公賀登極赦表

賀梟賊叛將楊惠琳表

賀收劔門表

謝潘侍郎到宣慰表

謝恩宣慰并賜手詔表

謝手詔許受吐蕃信物表

謝敕書宣慰表

為判官郭彥郎中謝手詔表

請修寫銓選簿書奏

行宮置寢議

祭權相公文

韋貞伯

劾吏部銓選不實奏

崔元翰

爲河東副元帥馬司徒請罷節度表

第二表

爲河東副元帥馬司徒謝實封表

爲文武百官請復尊號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第四表

第五表

第六表

爲百官賀舒州甘露表

與常州獨孤使君書

判曹食堂壁記

右補闕翰林學士梁君墓誌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三

劉怱

怱幽州昌平人累遷涿州刺史朱滔稱大冀王僞署怱范陽留守貞元二年滔死軍中推怱總軍事詔授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幽州盧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彭城郡公死年五十九贈兵部尚書諡曰恭

與朱滔書

司徒位崇太尉尊居宰相恩寵冠藩臣之右榮遇極矣今昌平故里朝廷改爲尉卿司徒里此亦大夫不朽之名也

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務大樂戰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暴亂易亡今復何有怦忝密親世荷恩遇默而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也

楊於陵

於陵字達夫宏農人舉進士穆宗朝戶部尚書拜太常卿東都留守寶曆二年授太子少傅封宏農郡公以左僕射致仕大和四年卒年七十八贈司空謚貞孝

賀冊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書奉太上皇后尊號曰皇太后坤儀鎮定孝德昭升大義冠於人倫盛德光於史冊凡在臣子不任抃躍中賀臣聞周室興王文母同其經理漢皇嗣聖明德贊其徽猷伏惟陛下宏闡睿圖誕膺昌曆皇太后宣明懿範超邁前修家國慶靈慈孝交感堯門薦祉延寶祚於無疆長信頤神播歡心於率土由我愛敬致茲雍熙何幸萬邦之人親逢千載之運臣叨承將任職守藩條阻拜彤庭雖違於常典載馳丹懇倍過於恒情

為崔冀公賀登極赦表



臣某言送赦書使某人至伏奉月日恩制大赦天下臣聞  
獻歲之初也惟天所以布和將以發生萬類故降之春雨  
俾澤及羣品也明后始立也惟君所以施令將以昭蘇萬  
國故降之以大赦蓋與人更始也伏惟陛下道叶千齡克  
膺聖嗣光乘八葉式纂鴻休則高天以布和法文明以施  
令故大赦天下殊澤霈然德及羣生宥加殊死薄賦棄債  
恤孤養老不頒瑞物所以戒驕也節省其用所以防侈也  
卑官菲食所以昭儉也黜邪去佞所以懲惡也任才用能  
所以勸善也賞勞錄効所以報功也睦親敦族所以明孝

也招諫納言所以聞過也尊賢容眾所以興化也三事用  
殷六府孔修九功既備無得而稱四海乂安斯爲盛矣矧  
夫省不急之務損太官之膳外廢五坊內減六宮釋鷲鳥  
於長林縱猛獸於深谷俾鳥獸咸若黔黎用康舉五常之  
闕遺行三皇之聖化自三皇兩漢以來無可比也臣權叨  
連帥職守藩隅備位明朝幸逢昌運不獲與千官接武稱  
慶闕庭無任

賀梟賊叛將楊惠琳表

臣某言臣得當道進奏官高振報夏州叛將楊惠琳庸賊

匹夫凶頑習性憑依壁壘竊弄干戈陷我邊鄙之人將流  
蜂蠆之毒伏惟陛下道包覆育威貫風雷乃命戎人恭行  
討罰文告纔布已見其攜離天誅未加倏從於梟戮革車  
不頓餽餉靡勞宸算不遺於指蹤王師蓋本於無戰雖巴  
庸醜類樂禍一隅顧其巢幕之危因同破竹之勢妖氛坐  
埽仁壽可期臣職忝藩條任分師旅遠承慶捷倍萬恒情  
無任踴躍之至

賀收劔門表

臣某言伏見正月二十九日制書以劉闢擢於非次授任

節旄不立朝章擅有侵軼詔命左右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領馬步將士嚴礪李庸等計會討伐臣又得上都進奏院官高振報嚴礪下告捷官嚴公貺奏正月二十二日復收劔門破賊五千斬僞授劔州刺史武德昭訖又夏州叛將楊惠琳援絕城孤勢窮力屈王師進襲計已克平凡在遠邇不勝慶幸臣某中賀伏惟皇帝陛下誕敷元德廣被文明寰海乂寧戎夷款附蕞爾狂狡敢縱姦凶藉方伯任用之資乘軍城變故之際阻兵拒命肆虐讎鄰陛下志在安人尚爲含垢頃令申諭許以自新誠以改過感恩迷

而知復而乃恣情干紀長惡不悛既慝稔而禍盈俾人怨  
而神怒今戎臣授律睿畧遐宣迫脅者知有所歸忠義者  
得以自效因利乘勢犄角攻驅固無遺鏃之勞佇見輿尸  
之變臣職忝藩服授任偏師憤激之誠倍百常品無任踴  
躍之至

謝潘侍郎到宣慰表

臣伏奉八月二十四日敕陛下以江淮旱歉軫念蒸黎命  
度支鹽鐵轉運使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潘孟陽宣諭慰  
安蠲除疾苦以今月二十九日到臣本州頒賜詔書以示

恩化臣及官吏百姓等咸蒙聖慈特加存問爰自城邑達於里閭喜氣浮川歡聲被野臣忝守藩服恭承德音荷載寵光跼躅無地中謝臣聞天覆無私雖幽必燭人心有係惟聖能通伏惟皇帝陛下德冠君臨澤均子愛一物失所如軫於納隍一人不獲載懷於馭朽敷求至理懋建大和明命施行率土欣戴臣實庸瑣叨領方隅奉陛下亭育之仁當海濱旱歉之後人多遷徙賦亦逋懸夙夜憂兢冰炭交戰忽承慈旨特降使臣優貸俯及於藩條勤恤徧加於凋瘵以制國用思致於均平以勗庶官俾甄其課效發號

而生靈交暢先春而和氣導迎宇雖廣而煦嫗必周天雖高而感通寧遠臣幸逢昌運薦沐殊私誓將罄竭駑駘上裨萬一無任激勵踴躍感恩之至謹遣討擊副使曹序奉表陳謝以聞

謝恩宣慰并賜手詔表

臣某言押領日本國朝貢使迴伏奉宣聖旨并賜臣手詔寵私累降荷載難勝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重光嗣聖元德升聞九有來王萬方率職以日本國使遠獻琛贄畢事旋歸言念梯航之勞厚其行李之費恭承詔旨伏見天

慈臣當道發遣素有舊例今則稍加豐備上副懷柔已具別狀分析聞奏

謝手詔許受吐蕃信物表

臣某言奏事官戴誠迴伏奉墨敕慰問臣並以臣所進助山陵材木收納訖及吐蕃東道都元帥尚乞悉羅與臣及邵崇政等信物並蒙聖慈許令收領者殊私累降感抃難勝臣某中謝臣以庸鈍叨膺任寄憑奉聖畧藩守疆陞而亭障無虞戎夷獻款每示綏懷之德願輸臣妾之心昆夷喜附於漢疆禮物遠通於邊將陛下以覆載之廣延納是



宏假其專受之名外示不疑之禮仰承宏貸俯積兢慙今臣及邵崇政所與迴答信物並準詔據舊例量事發遣訖其敬國清已牒本鎮令勘待報到續具文奏又蒙宸慈特賜答蕃書本宣威示信體遠懷人俾無飾詐之虞實感曲成之道誓當戮力以俟一時永絕虛名乃臣職分無任感荷屏營之至

謝敕書宣慰表

臣某言中使馮仙鶴至伏奉手詔兼宣口敕慰撫臣及將士等聖恩曲被戴荷無階臣某中謝臣謬承驅策盪滅凶

殘役未踰時恩無曠日九天之上詔下斯須千里而遙威  
如咫尺示臣攻守之勢勗臣進取之期斷敵用奇皆憑睿  
畧指蹤制勝盡出宸衷但當戮力悉心捐軀致命冀申微  
効仰答鴻私

爲判官郭彥郎中謝手詔表

臣某言監軍使判官馬某至伏奉敕書奉宣口敕慰撫臣  
及將士等恩獎殊常寵驚無地臣某中謝臣幸承朝命叨  
佐戎旃無借筋之謀詎申微効有挈瓶之智備守成規戮  
力彼軍悉心留務雖事皆關白旌旆非遙而職在防虞城

池是切豈謂常憂罪戾忽降綸言每驚寵辱特荷恩私聖澤載覃不遺於細物天書忽降曲賜於賤臣手捧紫泥心馳丹闕以欣以抃戴荷無階上答殊恩百生多幸俯慙微命萬死難酬

請修寫銓選簿書奏

臣伏以銓選之司國家重務根本所繫在於簿書承前諸色甲敕等緣歲月滋深文字凋缺假冒踰濫難於辨明因循廢闕爲弊恐甚若據見在卷數一時修寫計其功直煩費甚多竊以大厯以前歲序稍遠選人甲厯磨勘漸稀其

貞元二十一年以後敕旨尚新未至訛謬縱須論理請待  
他時臣今商量從大厯十年至貞元二十年都三十年其  
閒出身及仕宦之人要檢覆者多在此限之內且據數修  
寫冀得精詳今冬選曹便獲深益其大厯十年向前甲敕  
請待此一件修畢續條貫補緝臣內省庸薄又忝選司庶  
効涓埃以裨朝典謹具量補年月及應須差選官吏并所  
給用紙筆雜功費用分析如前

行宮置寢議

園寢非三代制自秦漢以來附陵置寢或遠或邇則無聞

焉韋元成等議園陵於興廢初無適語且寢官所占在柏城中距陵不遠使諸陵之寢皆有區限故不可徙若止柏城則故寢已燔行宮已久因以治飾亦復何嫌或曰太宗創業寢宮不輒易是不然夫陵域宅神神本靜今大興荒廢器役密邇非幽窅所安改之便

祭權相公文

維元和十四年歲次巳亥七月丁丑朔六日壬午尚書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宏農郡開國公楊於陵謹以旨酒庶羞之奠敬祭於故相國贈尚書左僕射權公之靈

伏以世濟明德天資上才默識中照襟靈洞開言成典誥  
筆落風雷扣寂窮妙神交思來百代遐鶩九流兼該傾詞  
人之藪澤爲作者之杓魁粵自童年飛聲天下論交請益  
莫非賢者在苒藩服發揮文雅遽徹明庭難留諸夏騏驥  
之步騁於康莊鸞鳳之舞暢於朝野望九霄於瞬息指千  
里於尋常遵曲臺之講肄修諫省之封章帝曰絲綸代子  
言語詞之頗僻政亦乖阻爾其專掌爾必師古亟換官榮  
屢移星序春泉涌溢彩翰飛舞丕變澆訛裁成訓詁六官  
之貳我踐其五朗鏡高懸時髦盡取陶鈞之柄義利求分

詭情異態抑有前聞公之雅素迴拔羣倫知以藏用忠惟  
愛君將所以懲止誇競儀刑搢紳豈獨辨是非於毫髮較  
輕重於逡巡而已哉日居月諸或處或出分陝東之憂寄  
統漢上之師律懋官之典雖荷於朝章福善之徵尚期於  
陰騭如何不淑大禍俄鍾方佇朝天之慶翻成夢奠之凶  
歎人倫之殄瘁哀令子之疚窮幸斯文之不泯將千載之  
爲宗於陵爰自壯年獲承嘉惠以蕭蘭之菲質荷松柏之  
深契鍾陵攜手禁掖連袂講德談元依仁遊藝平生之恨  
常嗟離別之多零落之悲何堪衰暮之際嗚呼謀及龜策

言旋洛師風淒晚籟霧偃靈輻收淚舉酒升階致詞儻交情之不昧實神鑒之來思尚饗

韋貞伯

貞伯貞元中官御史中丞

劾吏部銓選不實奏

貞元七年冬以京兆府踰濫解選已授官總六十六人或  
有不到京銓試懸受官告又按選格銓狀選人自書試日  
書跡不同卽駁放殿選違格文者不復驗及降資不盡或  
與注官伏以承前選曹乖謬未有如此遂使衣冠以貧乏



待闕奸濫以賄賂成名非陛下求才審官之意

崔元翰

元翰名鵬以字行博陵人舉進士應博學宏詞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科三舉皆甲第累遷禮部員外郎知制誥終比  
部郎中

為河東副元帥馬司徒請罷節度表

臣燧言臣聞享其名者必有其實受其賞者必有其功臣  
以往年奉詔東征田悅尋又伏奉恩命加臣魏博節度使  
方將收其土地撫彼黎人致天誅以伸威布王澤而施惠

不得不居其任何事而辭其後摧敗雖多剪滅則未其賊  
偷延數刻獨保孤城田悅以潰亂殞身田緒以窘迫歸款  
聖恩復加宏貸悉復舊封以臣有擒制之所係縲紲懷之  
所降附人徒之眾將吏之多特敕別置保寧軍節度仍以  
臣兼充其使臣又方以勞來爲事實且慰安其心尋屬西  
討河中內清關輔事殷任重勞力焦神正在憂虞未遑辭  
讓今臣舉軍還鎮解甲息師况當歉歲未康疲人方困若  
復虛兼二使別創兩軍職任旣繁祿廩逾倍且臣非有收  
郡邑壁壘之實不宜復加名位非有保城池封畧之才不

宜別開軍府而乃妄爲繁費謬積恩榮在私心懷苟得之  
羞於國典爲虛受之失伏乞罷保寧節度停臣此使以保  
寧軍兵馬隸屬河東節度則聖朝有省約之利愚臣減盈  
滿之憂且臣尊爵大官窮榮極寵何待加茲一職乃爲被  
以鴻私今保寧河東軍兵馬久同征行以相和協有同一  
體不必異名頗亦便安伏希裁擇無任悃款之至

第二表

臣某言爲臣之道臣實聞之有難則授命而不敢辭事君  
無苟安之責已安則避位而不敢處量已無昧進之譏况

福過忌於滿盈任重憂於顛覆臣之所懼孰以爲宜臣少  
無材能進非經術因逢屯難遂効驅馳陛下每錄微功累  
加高秩皆緣恩澤備盡寵光名列台司位兼宰輔總戎巨  
鎮居守舊都比又以東討魏州招降頗重伏奉恩命別以  
爲保寧軍節度又以臣兼充其使重以四征羣寇總帥諸  
軍加臣河東保寧奉誠等軍節度并管内諸道兵馬副元  
帥臣亦欲懷來款附統一攜離以此因循不卽辭避今者  
寇戎剪埽區宇混同方將撫綏無事征伐則臣不宜復居  
副元帥之任保寧軍將士與河東將士久同居處並以和

寧不必別爲節度伏請停此二使許臣但以河東節度使  
鎮守北藩猶有尊官又兼寵祿已爲厚甚不可復加雖尚  
偷榮近於量力豈將飾讓於外實爲陳請於中伏乞聖慈  
俯垂照鑒臣無任懇款屏營之至

爲河東副元帥馬司徒謝實封表

臣燧言某月日中使某乙至伏奉手詔復以收河中功賜  
臣實封五百戶通前爲七百戶功微賞重恩積生輕報効  
何階祗懼惟甚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頃奉詔與諸  
道同討逆賊上稟謨算克致誅夷越升官榮真食戶邑且

有後命再荷殊私伏以聖德結於人心皇威加於物表將帥克宣其力凶逆盡伏其辜此皆國之福也至若分閫作藩秉旄仗節扞禦患難翦掃寇讎此固臣之職也幸無獲戾何以爲功爵秩旣崇封賞又重絲髮未効涓塵莫施雖復捐軀豈能上答無任感荷恐懼之至

爲文武百官請復尊號第一表

臣等言臣竊觀前代之盛列辟之英咸保鴻名而崇明號或配其德或昭其功蓋所以揚耿光彰淳懿而示遠也其有闇然不耀後嗣何觀蔽而不揚羣臣之罪伏惟皇帝陛下

下由正統而臨祚承聖緒而受圖稟高明之姿於天侔博厚之德於地端教化之本制刑禮之中聲震八區威加六合運造化之柄靡有不通成陰陽之功眾莫能測是用光膺聖神文武之號其後雖逢阨運尋睹昌期誠我武之埽清猶自咎而抑損同罪已之義明愛人之仁羣臣等上順聖心以成恭德而退懷大懼謂掩全功五年於茲若墜冰谷方今百職皆理庶績其凝人用咸和俗惟丕變陳師鞠旅無犯塞之虞封疆畫界無專地之患四海寧謐萬類蕃滋薄刑溢不寃之聲逋賦蒙勿收之惠西成有穰歲之報

南極見壽星之祥靈貺屢加天恩允答豈宜固為菲薄以掩盛明尊號之崇願復如舊况臣等親奉平明之理久蒙覆露之恩恥德美之不彰憂罪戾之將及伏惟陛下復循舊典俯徇羣心誠天地神祇內外臣庶之所望也臣等無任屏營悃款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請以聞臣某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謹言

第二表

臣某等言臣等前詣朝堂上表伏願復加尊號奉被還旨未遂懇誠拳拳愚不勝大願臣等伏以崇明號昭盛德



爰自中古實爲上儀以至於我祖宗莫不膺茲典禮伏惟  
皇帝陛下有廣運之德宏覆載之仁燭幽以明威遠以武  
惠澤之被誠浹洽於八方英聲之揚宜越軼於千古而乃  
久爲抑損以守謙恭事有曠而不遵禮有缺而未備臣等  
又以爲不私與己是謂至德有美之而莫敢辭有非之而  
莫敢隱必推於物而順於人旣以徇於羣心又思叶於古  
帝此皆聖王之事也且夫虛而失實則夸耀而誣質而不  
華則朴畧而固而王度資於潤飾帝者務於恢崇蓋將以  
法日月之昭明配天地之廣大聳遠人之觀聽兼前代之

軌模然後表其全功謂之盡善不可以方當陛下臨位羣臣在庭而使鴻名不彰盛典猶闕旣無以光昭眾美又無以丕承舊儀則臣等蒙恥於今獲罪於後實爲大懼敢忘盡規尊號之崇願從羣議伏惟陛下俯回宸睭察納愚誠不惟臣等受恩天下幸甚無任區區懇迫之至謹昧死重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等誠懇誠勤頓首頓首謹言

第三表

臣某等言臣等前再上表請加尊號實以功德俱茂典禮宜崇然而不能鋪陳無以動寤愚誠雖竭天鑒未回臣某

等誠懼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謹按白武通曰號者功之表也神農有教田事之勤燧人有興火食之利伏羲正五始祝融續三皇人爲之名以美其事其後帝王之盛洎我祖宗之明咸因人心而慎古道雖損益或異其於表功明德一也臣等所以遵有國之令典采上古之遺文察人志於謳謠觀天意於符瑞敢以爲請累表陳誠曩者運丁艱難時或順動陛下思成湯之罪已念周宣之側身去徽號而不稱垂炯戒而自儆應天以德示人以恭聞於蠻貊戎夷告於天地宗廟是故咸知陛下之志慕義而歸仁潛感

陛下之誠垂靈而助順今者君臣和德上下叶心百職畢  
修庶官以序法令明具教化流行方內歡康天下寧壹四  
人遵業萬類樂生嘉應休徵神物靈貺形於草木著於星  
辰而辭之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遂使德誠可絕名號未  
崇不告於明神不示於殊俗將何以知陛下之戡難將何  
以表陛下之致平下無以威於四方上無以報於九廟其  
不可一也淳古之至化邈而不追烈祖之威儀廢而不續  
其不可二也庶正羣官宗室支屬西土耆老太學諸生黃  
冠之倫緇衣之侶萬眾伏闕彌旬織路而乃不從人心以

違公議其不可三也守謙恭卑讓之志忽光大宏遠之圖  
臣等誠雖至愚以爲大謬伏以恒久之德貞夫一也元始  
之義善之長也并包覆露天之大也清淨元默道之妙也  
睿智之周物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算之無方不可以不  
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  
文也攘却戎夷戡翦暴逆邊兵以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  
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臣某等  
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帝侔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  
死伏請上尊號曰貞元大道聖神文武皇帝臣等竭其精

誠發於交感庶以回日其能動天無任屏營懇悃之至謹  
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及大會議戶部尚書班宏又請加奉道字故又改其文博  
施不息而萬物以生推功不宰而萬化以成又合於書之  
奉若天道之義伏請上尊  
號曰聖神文武奉道皇帝

#### 第四表

臣某等言臣等去年九月三度詣闕上表請復上尊號懇  
悃雖竭精誠未通又懼於累塵聖聽是用中輟大願未畢  
羣心靡寧臣某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臣等生逢昌運早  
列清朝獲睹文明繼迹賢俊亦嘗考前載於史氏訪遺儀

於禮官至於保鴻名尊號之榮昭茂功盛德之美皆烈祖  
之垂法爲累代之成規子孫之所宜丕承臣下之所宜崇  
奉陛下纂聖緒而臨下遵令典而制中則亦俯從公卿大  
夫之請尤膺聖神文武之號閒者陛下以禍亂之故特貶  
損而自倣以從一時之宜信爲恭也今乃欲遂變更而不  
復以廢先祖之典則若專焉豈陛下或未之思然臣等實  
以爲懼雖欲行陛下之志奈先祖之典法何伏惟陛下因  
於憂勞深自咎責命祝史告於天地陳圭幣祠於祖宗布  
於羣臣聞於兆庶固能降開祐之福致感悅之誠咸和以

叶心盡瘁而畢力弼成神造康濟艱難寇逆埽除暴強擾  
順侯衛奉守屏之職夷狄爲來庭之賓兵戎不興邊鄙不  
聳文軌同於四海貢賦修於九州至若時候將懋必惟思  
而內省皇情微軫遂交感而潛通陰陽和而風雨時年穀  
熟而財用足休祥數見福應屢臻此皆天地祖宗垂靈錫  
祉以成陛下之志明無不荅不享之咎也陛下宜承天意  
以悅神心增修盛儀再加明號崇昭報之禮表恢復之功  
而辭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則若尚懷不足以要天地祖  
宗雖有固讓之勤而非重請之義且夫號者其來尚矣燧



心神農各旌其事湯以甚武而曰武王迨我祖宗亦崇高  
古道垂著新法陛下獨爲辭讓以守謙沖則皇王將有媿  
於前祖宗將不悅於後而帝德是非之辨固有所歸國典  
異同之文後難以守且陛下本爲炯誠以示敬恭誠謙德  
也今以先王之道而不敢不法烈祖之訓而不敢不承又  
謙德之大也若乃守獨善而遺公議執小讓而忽宏規違  
臣庶之心廢祖宗之典乃所以失陛下之恭德又徒以掩  
陛下之全功臣等雖誠至愚竊所不取輒敢徵之國典酌  
於經義取貞者事之幹元者善之長以配聖謨神化之盛

文德武功之崇叶紀年之嘉名遵舊號之美稱以如開元  
故事謹昧冒萬死請上尊號曰貞元聖神文武皇帝伏惟  
皇帝陛下沛然回慮俯徇羣情然後聖德之光昭元功之  
茂著後代得揚盛美而鏡至清是羣臣之願也不勝懇迫  
之至謹復奉表詣闕固請以聞臣某等誠勤誠懇頓首頓  
首謹言

第五表

爲文武百僚太子  
少保于頔以下作

臣頔等言臣等伏以尊號未復累表陳情伏奉詔旨固守  
謙恭臣頔等上援天地神靈次奉祖宗典法列經義而順

古因人心以從時詞繁而不能陳明誠竭而未蒙察納德  
美盛而猶蔽憲度缺而莫修罪戾是憂冰炭交集臣頥等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頥等伏以先王之道由大中而可  
久近古之化以彌文而益彰則守謙而爲恭不如立中而  
垂法表樸而禮畧不如文明而化光况於文質異時而國  
家自有制度豈直爲一王之法固以過三代之文其於規  
模信爲宏遠陛下嗣訓先祖貽謀後聖當踐修以纂承奚  
變更而廢墜臣等又伏讀詔書曰遐想哲王則自燧人神  
農殷湯之時有其事也又曰欽若典訓則自代宗肅宗元

宗而上有其儀也又曰所誠者滿所尚者謙守之以誠期於終始臣等以爲去鴻名而貶損謙之始也遵舊典而奉承謙之終也造次而未嘗違於禮守之以誠也敬恭而無或蹈於專所誠者滿也又曰虛美崇飾所不敢當伏惟皇帝陛下恤人之心動天之德致理之文教戡難之武功著於頌聲光於史氏上有其實無虛美之謙下盡其誠非崇飾之僞又曰勉一乃心共康庶政曩者公卿大夫侍御攜僕或從扞牧圉或備持戈矛蓋有同力之誠而無離德之閒今者四嶽羣后九土庶邦外自藩維內及宗室黃髮耆

老青衿諸儒或僉以同辭或遠而抗疏一心之効也羣材  
序進百職交修烽燧不驚兵戎以息鑽鑿不用獄訟以衰  
六氣和而風雨時五穀昌而倉廩實庶政之康也誠由教  
化以致雍熙自當冠於皇王寧復謝於堯禹宜加明號以  
表成功陛下雖以爲辭臣等未知其說又伏奉詔旨令臣  
等斷表伏以君親一致臣子一例而春秋之義以王父命  
辭父命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則臣頎等得遵先帝之典以  
違陛下之詔謹冒昧萬死伏請復上尊號如前不勝惶懼  
懇迫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頎等誠惶誠恐

誠勤誠懇頓首頓首謹言

第六表

臣頥等言臣等今月七日所上表昨十五日下詔旨如初辭讓愈固臣等感謙沖於盛德而私有舊典隳廢之憂懼煩瀆於聖聽而內懷微誠懇迫之切進退兢惕不知所措臣頥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頥等伏以爲事貴舉其中立名惡浮於實得其中不宜變之而失正有其實不必避之以爲恭况以祖宗之矩儀國家之典制陛下道尊教備德博化光奚取於貶損而自卑朴畧而太簡者也昔漢宣

帝謂元帝曰我漢家自有制度諸葛孔明誠其主曰不宜  
妄自菲薄前史載之詳矣幸陛下思之臣等又爲執小讓  
之賢不足以方得禮合度之善去鴻名之敬不足以補變  
法改作之專陛下行之將何所守伏以高祖受茲明命歷  
代承以聖德至陛下又有下武繼文重熙累盛之美不可  
謂德之不嗣也躬上聖之資合至神之化戡禍亂制夷狄  
之武修禮樂垂憲度之文不可謂實之不孚也比年以來  
俗化斯厚人少犯法吏無舞文獄犴將空桎梏不用可謂  
人皆遷善豈曰俗未勝殘若固辭之所未悟也况於尊號

之美陛下已受於初去之既由於艱虞復之宜因於康靖  
若示其罰不旌其功何以知區宇之削平何以知宗廟之  
紹復似非陛下之本意但自欲改先祖之遺儀耳內外臣  
庶跋履山川思報主恩誓雪讎恥亦欲摠其宿憤表其成  
勞陛下猶掩鴻名不彰其事則此等有如未盡不以爲歡  
倘陛下以自咎責之心尚或未弭則羣臣不能匡輔之罪  
是亦未除將何以蒙陛下之恩私將何以受陛下之爵賞  
君猶含垢臣以偷榮羣下之情必深反側又無以示於萬  
古無以威於四夷皆非遠圖且乖大體臣等懷此數者恨



恨而不能自安謹冒昧萬死重違詔旨伏請復上尊號以如前表伏惟皇帝陛下思聿修無念之言顧屈已從人之義再膺大典俯徇羣心因來月謁太清宮太廟郊祀上帝遂以告祠實臣等之至誠實臣等之厚幸不甚惶懼懇迫

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等誠惶誠恐誠勤誠

懇頓首頓首謹言

及大會議國子祭酒韓洄請歷數近日徵應祥瑞故又改其文如後表又伏見

陛下以今年四月以來方當雩祭之修而有旱備之請纔愆期而未害於物深軫念而將恤其人氣潛通而交感以和澤旋流而滂霈思遠由是風雨時而霜雹不降稼穡茂而蝗螟不生農功以成年穀大熟休祥數見福應屢臻仁木連理而垂陰嘉禾同穎而挺秀壽星舒景炎之盛芝草布葩英之重白鸞凝彩而雪暉蒼鳥取象於天色將徧於

郡國相繼於歲  
時右具如表

為百官賀舒州甘露表

臣某等言伏見舒州奏懷寧縣界天柱山東南谷寺降甘露  
今月五日下午尚書省者臣等謹按皇王以來圖牒所載  
皆以為天地之合神靈之精感中和之茂育彰太清之至  
理故鶡冠子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  
則甘露下禮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則甘露降伏惟  
皇帝陛下元化醇茂沐澤汪洋合覆幬持載之功配高明  
博厚之德恩加羣物禮及百神可謂同符實如前載又據

舒州刺史宇文適所奏云天柱山者柱石之象也表山岳之靈懷寧縣者寧謚之義也表懷柔之理伏以遠夷懷恩輔臣納忠觀其所言信而有理臣等親聞聖政獲覩殊祥無任

與常州獨孤使君書

月日崔元翰再拜上書郎中使君閣下天之文以日月星辰地之文以百穀草木生於未地而肖天地聖賢又得其靈和粹美故皆含章垂文用能裁成庶物化成天下而治平之主必以文德致時雍其承輔之臣亦以文事助王政

而唐堯虞舜禹湯文武之代則憲章法度禮樂存焉臯陶伯益伊傅周召之倫則誥命謨訓歌頌傳焉其後衛武召穆吉甫仍叔咸作之詩並列於雅孔聖無大位由修春秋述詩易反諸正而寄之治而素臣邱明游夏之徒又述而贊之推是而言爲天子大臣明王道斷國論不通乎文學者則陋矣士君子立於世升於朝而不繇乎文行者則僻矣然患後世之文放蕩於浮虛舛馳於怪迂其道遂隱謂宜得明哲之師長表正其根源然後教化淳矣閣下紹三代之文章播六學之典訓微言高論正詞雅音溫純深潤

溥博宏麗道德仁義粲然昭昭可得而本學者風馳雲委日就月將庶幾於正若元翰者徒以先人之緒業不敢有二事不遷於他物而其顯蒙樸駮難以爲工抗精勞力未有可採獨喜閣下雖處貴位而有仲尼誨人不倦之美亦欲以素所論撰貢之閣下然而未有暇也不意流於朋友露其嗤鄙而乃盛見稱歎俯加招納顧惟狂簡何以克堪今謹別貢五篇庶垂觀察儻復裒其一字有踰拱璧之利假以一言若垂華袞之榮不宣元翰再拜

判曹食堂壁記

古之上賢必有祿秩之給有烹飪之養所以優之也漢時尚書諸曹郎太官供膳春秋時齊大夫公膳日雙雞然則天子諸侯於其公卿大夫蓋皆日有饗餼有唐太宗文皇帝克定天下方勤於治命庶官日出而視事日中而退朝既而晏歸則宜朝食於是朝者食之廊廡下遂命其餘官司洎諸郡邑咸因材賦而興利事取其奇羨之積以具庖廚謂爲本錢雜有遺法列曹掾史之於郡上丞諸曹郎推本其位又諸侯大夫之比其有食也於古義最爲近之凡聯事者因於會食遂以議政比其同異齊其疾徐會斯有

堂矣則堂之作不專在飲食亦有政教之大端焉越州號  
爲中府連帥治所監六郡督諸軍視其館穀之衝廣輪之  
度則彌地竟海重山阻江銅鹽材竹之貨殖舟車包筐之  
委輸固已被四方而盈二都矣其人處險而怙富易擾而  
難理事之紛錯差於他州而亞於荆揚幽益諸府舊矣故  
其設官之制劇曹皆二人而紀綱之職亦分爲兩以統其  
事以其府署之內建旆設旄之盛飛纓薦紳之眾堂皇閤  
闔之壯而食堂之制陋而不稱期年故太子少師皇甫公  
來臨是邦始更而廣之居麗譙之西偏背崇墉以南嚮而

其棟梁栢桷則皆松柏榿楠縱施五筵衡容八几洞以二  
門挾以四牕有爽塏之美無濕燠之患頤神寧體君子攸  
處後二歲而御史大夫崔公爲之備食器增食物虞人之  
獻禽者必分焉故其鼎俎有芻豢之羊豕田獲之麋鹿鱉  
蜃鮓魷之異橘柚筍蒲之新庶物豐矣由飲食以觀禮由  
禮以觀禍福由議事以觀政由政以觀黜陟則書其善惡  
而記其事宜在此堂乃列其名氏繫以年月敘之於後各  
以其職相從云

右補闕翰林學士梁君墓誌



唐右補闕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史館修撰梁君諱  
肅字寬中其先安定人繇漢魏已降至於隋氏世有爵位  
家貴門盛刑部尚書邯鄲公曰毗君之五代祖以至於唐  
朝散大夫右臺侍御史趙王行臺記室宜春公曰敬實公  
之高祖朝散大夫右臺侍御史曰愕君之曾祖祖昱終於  
莫州任邱令父達止於司禦率府兵曹參軍事安卑於燕  
薊避亂於吳越故其世少衰焉君嘗爲司禦府君靈表以  
表其墓自敘其世系甚備公建中初以文詞清麗應制授  
太子校書請告還吳相國蘭陵蕭公薦之擢授右拾遺修

史以太夫人羸老有沉痼之疾辭不應召其後淮南節度使吏部尚書京兆杜公表爲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管書記之任非其所好貞元五年以監察御史徵還臺於是備諫諍而侍於大君傳經術而授於諸后典文章於近署垂勸戒於東觀授赤紱銀印之錫聞者榮之九年冬十有一月旬有六日寢疾於萬年之永康里享年四十有一詔贈禮部郎中賻以布帛十年春正月二十八日葬於京師之南小趙村之原子徽之宏之俱未冠嘗學文矣幼子未名小字振振夫人京兆韋氏抱之以縗從其輅車哀感行旅嗚

呼君之寓於江南年十六而先府君歿事祖母以至孝聞在羈旅之中當離亂之際貞固而未嘗忘於道廉讓而未嘗虧於義年十八趙郡李遐叔河南獨孤至之始見其文稱其美由是大名彰於海內四方之諸侯洎使者之至郡更遣招辟而賓禮之其升於朝無激訐以直已無逶迤以曲從不爭逐以務進不比周以爲黨退則澹然而居於一室傲遺乎萬物貫極乎六籍旁羅乎百氏考太史公之實錄又考老莊道家之言皆覩其奧而觀其妙立德玩詞以爲文其所論載諷詠法於春秋協於謨訓大雅之疏達而

信頌之寬靜形焉博約而深厚優游而廣大其三占之遺  
有文集三十卷爲學者之師式嘗著釋氏止觀統例幾乎  
易之繫辭矣前後五歲職必更於清顯擢必首於俊造歿  
之日位未及於袞贈之典然而天子慚怛悼痛恩有加焉  
假之以壽則將有器使之寄柄用之重是直屈於短天而  
無命非不遇也執友博陵崔元翰哀之乃爲銘於墓門識  
其邱隴銘曰

懿文德垂典則以藻身又華國命之短哀何極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二十四目錄

雍維良

對文可以經邦策

穆質

論喪服疏

論服墨衰疏

對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

對雙耦射判

與僧彥範書

韋執中

海人獻冰紈賦

白雲無心賦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二十四

雍維良

維良信都棗強人貞元初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遷主客員外郎倉部郎中

對文可以經邦策

問三雄鼎立四海瓜分魏氏獨跨於中原孫劉割據於南  
土五勝更襲唯受命以當塗四大居尊咸仗義而稱帝二  
十八宿指躔次於何方三十六郡列封疆於何所醇化懿  
綱非無寬猛之規愛國治人自有弛張之度皇皇祖考並

建鴻名眇眇子孫俱聞失德爲功業之厚薄而存亡之後  
先至如獻納忠規縱橫武節旣自方於樂毅或見比於張  
良各有其人詳諸史傳所行事迹咸請縷陳

對天命靡常地變其宗三雄鼎據分割乾坤或利近江海  
銀銅之湊或邑居河洛桑梓之餘用能仗風雲采松竹開  
物成務廣運靖人至如仰緯星躔傍分列郡成都應乎井  
絡建業開於斗牛若乃發跡譙墟圖光畢昴竟能一紫宙  
之意兆黃精之符然而物運弛張得失成敗此關諸天意  
也諒非人事也豈功業之厚薄何存亡之先後長想前修



載述古跡且爲人臣者善指事之要專切直之言然則荀氏之比張良沈機已迅葛侯之方樂毅希古自高俱能明允克誠興光大化代收其器人獻其謀觀國以取肅軍容退惡以力扶王室其理甚博厥美惟先畫爲九州時更七代徒勤短思有媿縷陳謹對

穆質

質懷州河內人舉賢良方正累擢給事中改太子左庶子出爲開州刺史

論喪服疏

臣聞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貶乃以日易月後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母喪宜無厭降惟晉既葬公除議者詭辭以甘時主不足師法今有司之議虧化敗俗常情所鬱夫政以德爲本德以孝爲大後世記禮之失自今而始顧不重哉父在爲母期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太重唯行古謂得禮

論服墨衰疏

太子於陛下子道也臣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權

奪父子問安視膳固無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廢者舒  
王以下服三年將不得問安視膳耶太子舒王皆臣子也  
不宜甚異且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也以天下之母  
爲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爲母降可乎公除  
非古也入公門變服今期喪以下慘制是也太子晨昏侍  
非公除此墨衰奪情事緣金革今不監國撫軍何抑奪耶  
子之於父母禮異而情均太子奉君父之日遠報母之日  
少忍使失令名哉

對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

問陸贄作

問皇帝若曰蓋聞上古有道之君垂拱無爲以臨四海不  
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星辰軌道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  
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變明利  
害之鄉威之以刑道之以禮敦其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  
媮豈澆淳必繫於時耶何聖賢閒生而莫之振也朕祗膺  
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虔恭刻勵如恐墜失憂濟庶務  
夕惕晨興永惟前王之典謨是憲是則師大禹以崇儉法  
高宗以求賢興夏啟之征作周文之伐旌孝悌舉直言養  
高年敦本業平均徭賦黜陟幽明勵精孜孜勤亦至矣然

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奸犯不息五教猶鬱七  
臣未臻鄉黨廢尚齒之儀烝黎無安土之志賦入日減而  
私室愈貧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歟勢不可  
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效異也思欲剗革前弊創立  
新規施之於事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陳本末將舉  
而行無或憚煩畧於條對自頃陰陽舛候侵沴薦興仍歲  
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屢爲凶災其咎安在  
傳曰時之不乂厥罰恒暘又曰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  
相反其誰云從今人靡蓋藏國無廩積朕屢延卿士詢訪

謨猷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旣聞嘉話亦已遵行而停廢之餘所費尚廣欲轉輸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搜粟於關中則擾而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員則多士靡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子大夫蘊蓄才器通明古今副我虛求森然就列匡朕之寡昧拯時之艱災畢志直書無有所隱

對臣聞帝王之理殊塗而諫諍之道一致五諫之要同歸而直諫之用爲急今朝廷之不聞直聲久矣伏惟陛下採唐堯師錫之義降禹湯罪已之詞詳延直臣博求失政自

近古以來憂勞思理未有如此其至者且何患乎不得爲堯舜而已若欲陛下之德與天比崇欲陛下之名與天無極斯乃天之意也臣之志也不然者臣當退從作者七人之八耳孰爲來哉制策曰上古有道之君垂拱無爲以臨四海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星辰軌道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辨明利害之鄉威之以刑道之以禮敦其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媮豈澆淳必繫於時耶將聖賢閒生而莫之振也臣聞三皇以道化五帝以德化故曰修己以安百姓垂衣

而化天下天何言哉帝何力哉無爲而已遂性而已至道  
既往至德寢衰而三代之主先之以禮義故有法度之制  
質文之變高其隄防崇其刑辟不臻大化迄可小康上古  
之君三代之主教道既異勞逸自殊則知理之盛衰皆德  
所致效在德有優劣非時有澆淳繼三代者其降殺可知  
矣制策曰朕祗膺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虔恭刻厲如  
恐墜失憂濟庶務夕惕晨興臣聞舜禹日兢湯武日業皆  
前代帝王之所以爲理憂勤之至也臣竊聞陛下憂勞大  
道勤績庶務無大無小必躬必親靡不關心靡不經手勤



亦至矣憂亦至矣然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古人云人生處代如白駒過隙耳何忽自苦如此又陛下一則罪已二則罪已若然者復何用宰相乎何用有司乎制策曰永惟前王之典謨是憲是則師大禹以崇儉法高宗以求賢興夏啟之征作周文之伐旌孝弟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均平徭賦黜陟幽明厲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奸犯不息五教猶鬱七臣未臻鄉黨廢尚齒之儀蒸黎無安土之志賦入日減而私室愈貧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歟勢不可歟何古今之

事同而得失之效異也思欲剗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陳本末將舉而行臣聞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陛下追惟前王之典謨是稽古之道也然陛下師古為理也欲何為乎為皇乎為帝乎為王乎驅天下之人欲令歸忠耶歸敬耶歸文耶漢文帝以清淨為宗近稱刑措漢宣帝以刑名律下亦謂中興自古以來未有不舉綱而目正不澄源而流清者矣此亦陛下熟聞之矣是憲是則之宜更申明之使在下者有所趨也臣聞大禹稱三王首者以其卑宮室菲飲食裕人克已

儉之至也其道堙沒不嗣久矣惟陛下獨能師而行之苟  
綸言之可復則天下之可化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  
不正雖令不從者也臣聞自古求賢各以類至三皇師其  
臣五帝友其臣三王臣其臣取其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  
其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以皮幣先焉陛下欲爲  
皇則行事師之禮欲爲帝則行取友之禮欲爲王則行取  
臣之禮自昔哲王則有感夢而行傅巖惟肖則有協卜而  
出渭濱親載則有卑辭以厚禮湯命五返於處士則有可  
就不可屈備獨三顧於草廬此皆陛下備聞之矣臣竊見

國家取賢之道其禮部吏部失之遠矣則制策之舉最爲  
高科以臣言之不得無弊且陛下弓旌不出元纁深藏無  
聘問之先有投刺自媒者無軟輪之禮有躡蹻而來者支  
離於京闕會計於有司又廣張節文妄設條格禁禦約束  
鄰諸盜賊防賢之意甚於防姦崎嶇困辱曠日永久然則  
一覩天顏一承聖問臣恐皇王佐畧不可由此而致也今  
之所得者乃臣輩瑣瑣者耳彊名曰賢賢者固如是耶厚  
顏包羞臣竊自笑則高宗求賢之意似或不然此乃國家  
最弊之務伏惟陛下加恩重而慎之陛下文可經天地武

可定禍亂我武載張則河壩亡命之寇旣以指朝自滅我  
文載修則淮瀕逋逃之醜可以不日自來道冠古今功格  
上下夏啟周發曾何足云陛下旌孝弟而孝弟未能化人  
旌之未得其實也舉直言而直言未得上達舉之不得其  
人也養高年則廢禮已久未有聞焉敦本業則失農者多  
鮮有勸者平均徭稅而怨嗟日生姦賊之吏未去也黜陟  
幽明而善惡同貫考課之法未精也陛下師從儉之遺訓  
則浮靡何患不革前王之典謨必用則理化何患不行行  
則暴亂懲姦犯息然後禮義可浹而五教自宣矣七臣者

豈非孝經所謂天子有諍臣七人乎今朝廷列官致位有以諫爲名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其數甚衆不止七人使陛下有未臻之歎其過將有所歸矣以陛下養高年之禮著於上則鄉黨不廢尚齒之儀均徭之法行於吏則蒸黎有安土之志安土則樂業樂業則務本務本則興農興農則家給家給則賦不減而人不貧矣吏道愈濫者吏不精也臣竊見吏部課最者遺其實以資歷爲優試材者失其本以書判爲上加以檢驗滋章簡牘繁揉曠耗淹滯吏緣爲姦事壅於上權移於下胥徒末品得擅官府所以財賄

公行不殊市道量職求直價若平準然古則爲官擇人今則爲財擇官反古害今其弊如是又有通經之目試文之科不同歸於吏部選之至於此雖廉察日增固不及也若剗革前弊明詔固當疾行創立新規微臣以爲不可且烈祖之憲章未改前王之法度粲然德輶如毛在克已而已何必改作然後成功因人之欲順天之時則易從行古之道得理之中則有據制策曰自頃陰陽舛候浸沴游興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屢爲凶災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乂厥罰恒暘又曰堯湯水旱歲之常也二

者相反其誰云從人靡蓋藏國無廩積朕屢延卿士詢訪  
謀猷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旣聞嘉話亦已遵行  
而停廢之餘所費猶廣欲轉輸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搜  
粟於關中則擾而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員則多  
士靡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臣聞旱蝗者稽諸洪範爲言  
不乂之罰也言之不乂令之不信也言者西方金也金失  
其性爲木所傷木東方少陽古云陽騰所以爲旱陽旣亢  
極氣又鬻蒸是則介蟲爲孽螽斯爲害臣見比年旱魃爲  
害已甚矣則洪範之徵亦明矣無乃陛下詔令不信乎抑



又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其握兵者不本乎仁義貪於殘  
戮人用愁苦怨氣積下以傷陰陽之和也則國家兵先於  
河北河北旱蝗隨之次及河南河南旱蝗亦隨之次及關  
中關中又蝗旱旱既仍歲蝗亦比年無乃陛下用兵者不  
詳其道也臣謹稽古典參於歷代禳除異術祈禱多門至  
若貶食省用稼穡圭璧求邪於幻術覬福於釋流土龍矯  
首於通衢羣巫分袖而鼓舞此又從人之欲也至若兩漢  
舊儀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宏羊可烹此又一時之事也然  
俱非救旱之本去災之道則有一郡一邑一宰一牧勤恤

人隱精達神明或以身禳或以心禱蝗且出境旱不爲災  
牧宰之微尚或臻此况陛下尊爲天子德爲聖人神動而  
天從氣使而時變至誠所感何往不通臣伏見陛下去年  
八月二日所下德音避正殿而不居損常膳而不御議獄  
緩死掩骼埋齒詔文始書害氣將究詔書始下和氣自生  
故不旬朝之間凶渠殲殄兵革偃息甘雨薦降氛災自銷  
天之監人也明矣速矣然則陛下之德有以動天天且不  
違况於鬼神乎若堯湯之災陰陽之數此則先儒之言畧  
矣小臣不敢傳疑惟洪範之徵信也謹而言之陛下鑒之

可也臣聞堯之水湯之旱而國無捐瘠者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國家或時不雨一歲不登堯湯比之懸矣人至困竭國為空虛者備之不早頃所以賦斂無極怨讟日盈權須詭求朝令夕具豈不以兵食乎今蒲同勞師既還關輔生人纔息不急軍食不煩軍須則搜粟關中重擾未可轉輸江徼雖遠可期關兵食以廩儲雖節食猶慮費用者多則功臣何因而懷怨擇賢才以實官雖省員猶慮曠職者眾則多士何憂而靡歸臣聞方內之理亂由君上之所執上有所執則下有所守臣竊觀國理似或不然無可久之

圖無常備之制用無本末舉無條綱任運而行應急而化若虛舟之觸用濟江河如亂絲之棼望成綸綍所以遇運則福至遇厄則禍生遇歲惡則勞遇歲豐則逸坐迎天命不關人謀聖心浩然罔知攸濟者乃彝倫不敘之故制策曰子大夫蘊蓄才器通明古今副我虛求森然就列匡朕之寡昧拯時之艱災畢志直書無有所隱此乃陛下厚禮眾君子之意微臣曷足以當之若臣者生爲唐人馬牛之齒甫以壯矣道不得行身不得遂陋矣賤矣與螻蟻何異然詩書天人之際皇王經緯之道三墳六經九流百氏前

人沿革之要歷代興亡所由既嘗經之於心頗亦備之於  
學雖未之究可畧而言至若時政之損益任賢之得失刑  
辟之有輕有重生人之或利或病臣又耳或有所妄聞身  
遠與寡莫爲之先且無因至陛下言之爾皇天后土宗廟  
社稷實宜知臣之心每用憤發悃欵隱憂幅臆激於肝血  
藏於骨髓思有以一陳之久矣蒙陛下開天地之德降雷  
雨之施深詔執事旁延郡國俾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  
舉臣也幸苟有志人乃舉之此亦上天降祐皇唐使陛下  
錫臣此便得有路索言之於上也若賢與良則臣豈敢惟

諫與直或有可觀言不直諫不極是微臣不忠之罪孤陛下虛聽之德也至如忌諱挾誅誹謗附律脯醢淫戮鼎鑊濫刑此乃昏主暴君亡國之具亦陛下之所明知故臣不復有虞於聖朝耳是故竭慮極愚指陳其切是耶納而行之非也容而宥之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謹對

對雙耦射判

庚爲士雙耦射御於大夫或非之越次辭云非害禮文

將欲觀德式崇講義所以大射有諸侯之禮五善標六義

之首惟庚是時謬疑其盛禮疾徐得中應采繫之節揖讓而進忝大夫之耦既而心平體正儀備樂和雖不爭而爲仁亦發彼而有的且尊卑異等在法典而則然德義同歸豈班列而爲閒庚爲稽古或乃謏聞

與僧彥範書

某偶忝名宦皆因善誘自居班列終日塵屑却思昔歲臨清澗蔭長松接侍座下獲聞微言未知何時復遂此事遙瞻水中月嶺上雲但馳攀想而已和尚薄於滋味深於酒德所食僅同嬰兒所飲或如少壯常恐尊體有所不安中

夜思之實懷憂戀

韋執中

執中京兆人河南縣令歷泉州刺史

海人獻冰統賦

以四夷卽敘海  
不藏珍爲韻

憬彼員嶠兮阻夫窮海厥貢冰統今備諸渥彩產非中夏  
故致用之所資來自殊方表懷人之斯在然則蠶雖土育  
統實人力稟鱗角以成質則或屈或伸因冰雪以爽容而  
匪雕匪飾作九服之上貢應五方之正色雖寒暑鱗次必  
藉至陰之時而風土所宜則異中和之域旣生旣育是準



是則諒因時之所致實希代之莫識所美夫得之斯難所  
貴夫遠而能卽亦由我后洪化浹洽淳風遐被方五帝而  
可六比三王之可四是使貢獻遠物德格異類爰發跡於  
僻界肆涉遐而執贄獻土地之所生攜筐篚之云洎亦旣  
觀止侯其孔臧不灼不濡將火鼠以比義或朱或綠豈檀  
花之足方旣同練雲繚繞而交映又似仙花暉煜而含芳  
閒袞龍以發色集黼黻以成章昔包茅不貢昭周室之壞  
法今冰紈入獻覩邦家之耿光非夫混一車軌茂育華夷  
何則不遠其遠獻茲在茲旣有勞於跋涉亦多歷於歲時

標爲貢首雖一時之可不獻於君所知四方之咸熙是則其求匪易其用何珍儻見加於翦拂庶暉光之日新

白雲無心賦

以山川出雲天實爲之爲韻

英英白雲合莫爲質義則難究覽之不一觀其發雖有類於知機稽其理乃無心而自出蓋元造之潛運而神功之陰隲時止時行或徐或疾結自元氣生乎羣山將離兮孰制而合旣往兮孰召而還非欲恢宏自覆乎大荒之際焉知酌損不逾於膚寸之間徒見其紆餘上漢繚繞飛天形不常而屢易居靡定而頻遷謂變通之不倦將有至於必

然斯乃生有於無假虛爲實勢乍分於逐火色暫渝於帶  
日油油裔裔雖在空而可觀杳杳冥冥考攸往而無必觸  
石蒼野揚埃白泉不恒厥所有開必先搖颺縈空滅烟光  
於遠嶠輪囷委地雜波景於遙川氤氳氛氛或聚或分其  
散也氣其興也雲忽羨溢以洪舒若練之曳乍縈紆而交  
錯如絲之棼所謂化於無象著於無爲匪知咎於進退惟  
契道而推移夕隨重陰則黯以瀼霽晝混陽景則煥然赫  
曦歛上騰而蒼蔚俄疊影以參差既有遇而必變則無心  
兮可知然則陰陽不測天實爲之不然者雷何憑而隱隱

雨何施而祁祁雖思慮而不假何卷舒以應時儻帝鄉之  
可陟何自致兮在茲